

TS409/7920.21(3)

3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白沙先生像



白沙先生像



哈佛大學
佛藏部
圖書館
藏印

白沙先生全集

像贊

白沙陳先生像贊

并序

此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像也嘉靖辛酉洛南陳公叅知蜀藩出以相示屬爲之贊顧遷何能爲役哉昔司馬子長謂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遷不佞竊亦願致欣慕之私云爾於維

先生炳靈南粵浮丘之峯桂海之碣靜中端倪作聖真訣獨契本心超然融徹靈鳥神龍不可繫縲終老江門完璧無缺方漢

徐孺擬宋康節丹青晬圖冰壺秋月庶士傾風萬流仰哲矧伊鄉彥不虔對越宜其動靜與俱行邁攜挈也

西蜀右布政使後學豫章李遷謹撰

星應雪飛呈見之奇陽春端倪歛聚之資
啣勒不遺動靜之規鳶魚自如物我之宜
南斗金書當時已莫測其神變長空大海
流風猶足繫乎綱維嗚呼黃雲紫水嘗聞
其聚或若儀刑之可卽矣執鞭攀駕幸非

異代又何憾此生之後時哉

吉水後學羅洪先謹撰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
難也海底針藏冒兩衝風殆億萬回而始
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卒踏康莊
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
洙泗千百載垂絕之正脉投宇宙無紀極
續命之真湯雖天啓之不易良人謀之允
臧遺容如在道喪人亾所賴者遺書數册

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門人南海張詡謹

萬卉色異根核狀一古灌園公力灌其根
萬卉斯茁千聖萬聖所傳者心大涵天地
精貫古今博約交致必力其根碧玉有樓
陽春有臺學非不博維根是栽天德王道
要歸慎獨慎獨者何灌此一掬一掬非內
萬物非外握我靶柄出之斯沛嗟彼號斂
達認葉數枝維卉之繪譬彼剪綵終乏天

然於維

先生默契道淵仰止玉臺孟晉遺詮

古岡後學黃淳謹撰

附錄

碧玉樓

南海方獻夫

羣峯擘翠此樓開指點虛無是體裁碧玉無人
誰作賦白雲終日共銜杯林均霧隱鶯聲遠屋
角春深燕子來睡起開窓更何有澄江對雨幾
縈迴

廬阜精舍

蒼梧吳廷舉

聞歌容易答歌難此是乾坤第幾關眼孔今時
小東魯脚跟吾已到廬山松陰過雨青天迥花
徑封苔白晝閒一榻我留三宿去山靈莫浪笑
空還

謁白沙祠

高明區大相

瀕海應鄒魯東南挺大儒有言皆典訓何事不
師模舊宅餘經壁蒙泉啓聖途懷思不可接俯
仰愧吾徒

謁白沙祠

高明區大倫

淑艾不須疑神交在在時懷君千古意貽我數
篇詩星日推宗學江山餘夢思致虛元有受夙
昔貴無爲

南泛江門謁白沙先生故居

三水何維栢

夢寐江門意獨深扁舟南下歷江潯黃雲影裏
千峯靜碧玉樓中萬古心吾道淵源真有自釣
臺風月尚堪尋凭闌極目遙天外欲扣漁歌和

此音

碧玉樓

鐵城黃佐

堂前雙栢走蒼虬苔自侵階鶴自謀怪底詩翁
貧到骨野風蕭瑟蔗塘秋

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我今登樓
望江水青山紅樹四無隣

獨上高樓望八荒浮雲飛盡月澄江人間亦有
虬髯客投老扶南自一邦

鶴骨崢嶸盡輻開執鞭何計起泉臺翰林棨戟

依然在會見先生馬首來

嘉會樓

莆田林應聰

徵書迢遞下林丘一見君王便乞休
伯可能忘菽水漢家終不屈
羊裘簾開山色年年綠
月落江聲夜夜秋
出處於公真勘破
畏途元不似滄洲

小廬山

豐城袁奎

乾坤今古幾虛溫
山鹿洞傳心咫尺間
一自白雲深鎖後
無人把月踏歌還

登小廬山楚雲臺

古岡區越

放歌天地倚崆峒
半畝猶存處士宮
螺黛蹲連山九鎖
囂塵飛斷路千重
巖開鹿跡侵苔綠
春淺桃花覆澗紅
千載楚雲思不盡
欲憑黃鶴問遺踪

楚雲臺

古岡張問行

何年高起讀書臺
臺下陰雲點翠苔
明月在天風在柳
更無人自楚中來

嘉會樓

南海曾仕鑑

百尺中天此一丘千年詩句滿登樓花開花落
春長在雲去雲來水自流一脉只今傳孔孟六
經終古看奎婁臨風短棹無人和早共江門問
釣舟

嘉會樓

古岡李以龍

日出東南萬里明高臺遙指白雲生漫隨古道
尋花柳肯向時人說姓名殘碣舊詩猶有跡滄
波烟艇已忘情却憐擾擾浮生夢欲向先生問
八溟

和白沙先生菊花

古岡林大章

重陽菊綻九江濱彭澤風清獨岸巾千載又開
廬阜徑秋英還遇古今人
紫艷初移自澗濱幽懷更對玉臺巾楚雲別去
遙相憶欲折寒香寄遠人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奏疏

二首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

白沙野餘集 卷一 七
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克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

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欽此欽遵臣時方在床褥聞

命媿悚未能就試卽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虛薄不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

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
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易書報
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
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
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
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
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
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趨進卻於
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
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琛年二十
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
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
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

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
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
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
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
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
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
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

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
雖欲効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
日夜憂憊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
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
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
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

白雲子全集 卷一
四
自巳之念乞

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

恩益深圖

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

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旣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旣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

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菲才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而又

慰之以溫言

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

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啣負

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于効用之初心也但身在牀褥實難動履輒欲具本稱

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卽令姪男陳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強赴闕庶幾少伸報

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中肢節沉痛臥不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

旬月可愈不惟有稽入

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

詔心未酬而罪愈甚矣臣瞻望

朝廷離違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

仰媿忤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
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

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

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

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

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

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

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亾辨得失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
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鳥
虜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益
然出之不以贊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
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亾辨得失不為河汾子所
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人道以天為
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
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類孟大儒
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

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
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
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
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
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
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
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
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
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

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胡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奉餞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爲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爲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爲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

白沙手全集 卷一 九
亦宜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往往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紙責以贈言僕何敢爲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徇一己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以已與公進退並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其辭曰去夢勞英爽投書阻歲年壯遊眇車蓋虛臥老江烟公德清南服帝心簡時賢神仙休囑付卿相待回旋

東曉序

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人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賜谷始且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

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
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
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
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
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
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
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
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葑屋之於亭午

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
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
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

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
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
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
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
范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

不思畏不畏之
非所畏尚亦有
功深力到華落
之爲大死生之
喪訕信予奪之
藁初涉其流渺
爲生語險怪百

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
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
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立
物喜不以已悲蓋亦度幾乎吾
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
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
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
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
敢自謂有德於文溪之蘊顧平

句以謂文溪直
外難進而易退
有以自立不以
所謂浩然而白
此文溪所以爲
乃至目倦神疲
舍也夫因言以
深淺畢見愚不
昔所以告德乎

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
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
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奚疑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乎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
懼慙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
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胤子
予爲序之於乎自予爲兒時而
胸氣象爲何如此歲京師獲交

諸簡冊之中靡
與此異者蓋寡
哉傳曰生乎百
起此之謂也德
多訛闕乃深自
本與所謄本叅
昭董其事而俾
獨恨未識其心
德乎亦嘗一閱

其世譖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信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乎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艱然矣懼而艱然而且爲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僞其自茲有憂矣澹齋先生姓

某氏名某秣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
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秣坡一人而已秣坡
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
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余以秣坡事縷縷
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秣坡之門存者
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
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
世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
我雲也今爲梁氏甥戚也藉是三者死也能無
哀乎哀而後爲之詩詩之發率情爲之是亦不
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綠圍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爲嶺南第十三將
卒于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綠圍之伍曰朝佐
曰朝愷今爲綠圍始遷之祖而氓又始遷之祖
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
詳今斷自可知以氓爲第一世自氓而下或隱
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聖族曰衣冠之美無

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吾友
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
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室
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歛爲持敬之
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爲問業
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
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余知之余交最
久光纔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
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

之時遇有得輒若亾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
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余往視之坐甫定
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
絢洎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殆未有請也惟先
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
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
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
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
斯人歟

白沙全集 卷一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豹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

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五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是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叅

任君涖吾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牟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牟五牟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

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緩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

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
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
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
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
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
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家於文者也予猶望其
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
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
用他人莫能與也

關西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彥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
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
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
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爲世者二十有一
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別出
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丁氏
之居西關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
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

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
僕射十光祿云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于
此別譜乃增自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
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
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耳丁氏
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
遠日踈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爲譜西關之譜以
爲司馬首世而以始遷西關之祖大郎首派遠
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間

屬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
強者畏弱者懷盡毀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
民之邪于茲六年矣然猶未能者得於人則亦
以其方柄而園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
主於實而已予故爲辨而序之予曩讀蘇子瞻
剛說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
之壁可聖而不可仰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爲
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西關之
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爲七二居士實介夫之

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亾矣蓋其自幼時聞於
長老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
之人哉并識于此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
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
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
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
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

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
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
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
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
祖統以上無考譜亾于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
伴讀八世孫有容也返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已
巳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
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
耳譜亾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

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
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
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
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胤子
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
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
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
修緝維持既亾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允蹈
之國史記事略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

懲不脩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
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
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
湯氏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
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
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
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

自沙子全集
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袞袞不竭來
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
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旣不忘於心
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
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
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
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忘天下世卿未必能
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
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

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輿論名理凡天
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
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
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
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
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
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
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
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

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
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
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
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
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
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
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恩當

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
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
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
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
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册昭
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
心有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
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

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墜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昔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

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日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歎者乎烏虜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

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
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媿人之不能
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
者當自得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 嘗作新
之後遂無聞焉我 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
守南康日始圖創復獲觀潮陽李先生繼之
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

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
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
已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
事乃具書幣告下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
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
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
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逆衡宇二
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
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

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
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
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强其
所不能諸公卽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
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
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者
老河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
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
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

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旣返諸公幣復爲詩
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
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
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予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
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
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
一絕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

白沙子全集 卷一
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
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子之亭矣因撫
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
士卽予蓋寓意耳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錫無地從予游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
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耻
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

之疎繆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
未底于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
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讀之師其
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
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
累處旣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寒鈍胡能追
攀逸駕仰視 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
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
果爲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

先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道學傳序

成化乙巳年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
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
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
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
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
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
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
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
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
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然莫知也夫
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
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
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
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
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其弊可

自沙于全集 卷一 三
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
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
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
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
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
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
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
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
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

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
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襍詩序

余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興動
輒遏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
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
可爲懷反乎中堂童子絃歌蹶然蹶中情危境
逼因緣成聲積旬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
聞蛙聞杜鶉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

若干詩微覺曠日既及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
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扶風水之術過白
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
馮謂余曰仰天湖也余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
崑崙之麓出入十二鄉環以青山蒙以白雲余
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歎仰天
湖之勝以爲竒絕余於李君蓋各適其適也作

詩以貽之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主丁侯景節一峯羅先生於旣歿乃以學生
容貫克弔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賻于先生之子
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
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懷賢無間存歿可壯也歌
以送之詞曰還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
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今朝何
事又離羣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藏都未定

老夫扶病欲隨君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旣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滸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于茲或荷丈人蓀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卉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食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樾陰竹影之

下徜徉獨

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

爲適醉則

曲肱而臥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

寤寐所爲

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

也規別白

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

復來與規

語如聞陳子昂李太白賦感遇詩一

喜一愕規

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

無以娛親

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

志不可違

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

則未聞也

詩曰一老胥江臥瀕江一圃開林春

烟淡泊地 暝月徘徊盡日 扁茆宇 殘年寄酒杯
山蹊人不到 庭竹鳳飛來 靜得丘園樂 清無市
井埃雲封朝 几白風入夜 絃哀細雨携 鋏去輕
筇看藥回 江山吾晚暮 梨栗爾嬰孩 天上羣龍
遠花前獨鷄陪 誰爲求仲侶 心蹟總悠哉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己巳冬作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 其一人忠襄余公也 蔡君謨詩云 必有謀猷禪帝右 更教風采動朝端 弘

治十年春 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 與張文獻
風度樓相望 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 謁文
以表之 夫自開闢達唐 自唐達宋 至于今 不知
其幾千萬年 吾瞻於前 泰山北斗 曲江公一人
而已 耳 吾瞻於後 泰山北斗 公與菊坡公二人
而已 耳 噫 士生於嶺表 歷茲年代之久 而何其
寥寥也 則公之風采 在人爭先睹之 爲快如鳳
凰芝草 不但有於世也 可知矣 如公之才 得行
公之志 所謂障百川而東之 回狂瀾於旣倒 公

國有之公 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
能盡公哉 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
之顏淵處 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
飲一瓢以 永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
行舍則藏 天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
之求聖人 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
晦則晦矣 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英乎勉諸毋
曰忠襄可 爲也聖人不可爲也

古蒙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
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
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
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蹠而言曰是再造我
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
國朝洪武間革爲古箬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
亾者過半比年以來徭徭橫據其地盜日滋而
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
軍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鐘老李恭著首遣其

子來納款公前以叅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
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
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
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
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
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
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
以此傾信招所至徃徃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
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

之亾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
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
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
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宮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
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
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
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羣兇之納款州
亾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
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

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
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
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
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
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
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
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
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
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

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 則學學以
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
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
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 請質於周
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 焉俛焉孜
孜其傳寔多其化寔博其於公也有 光焉則斯
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程鄉縣儒學記

弘治癸丑七月作

自漢子全集 卷一
三
朝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事雋都
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某在公爲之
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
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
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
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天觀也廟
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授之嫌而未詳其所自
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歟廟前樹杏爲壇夾以

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
門之內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爲兩齋
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
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
北列廨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
令俾成之總之爲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
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
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
昔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

以聖于程鄉則不可不以告也今夫南面而堂
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竝立乎其
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
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
羣弟子由漢而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
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
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
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
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

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
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
苟從事於斯雖未卽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
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予嘗聞程鄉風俗
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踞之徒也夫三
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
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縣令辛
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

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栢鍾譽楊偉成以義
官董茲役栢又借珣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
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
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

程鄉縣社學記

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鄉
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
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
事相地邑中得東西真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

里得大枯樹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
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
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
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
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
所在南北者咸無焉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
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旣成
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
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

東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
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
未有受焉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
而來迤邐南下峯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
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橫於坡陀
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而樂之又愛溪
之名尋卽其地構堂於曲池之上最高處圖太
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爲樓居樓外鑿二
石井泉甘而冽謂之天泉井榜其門曰周溪書

院周溪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
雲洞與太極堂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
谷之號侯政暇輒往游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
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已上諸役及買
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成之一
不以擾民教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祿具圖與事
遣生員鍾宏走白沙屬予記之古者王畿置小
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
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

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
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予嘗終夜
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
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
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
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
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
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
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侯之心猶未但

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資於何以教山
名水名我思古人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
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十數年問東西行過
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
之心予侯豈敢必哉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
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侯何心今且
去程鄉矣侯其矣溢斯世將高樓而遠遁乎以
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併記於是

重修梧州學記

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
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
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選地于
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
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
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
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
交映乎前禮堂廉堂並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

階級莫不奐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
遠矣其可聖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
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
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
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
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脩斯
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
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

教卽物以顯義意者督撫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卽况於廣坎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是乎書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脩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

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肯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江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綬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卽其地而新之旣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

謂其于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修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教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糝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闕俛焉孳孳以

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
須臾忘也謝氏之先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
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肩摩
踵接盛於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
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
學於龍岡者一短檠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
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
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少遊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
與忘也對氏之先以備起家傳數世至公父
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舉出爲當世用肩摩
踵接盛於一國其得於龍圖者不亦多乎雖然
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
學於東國者一經彙誦之外未嘗聞也公能充
下言否耶黃采先生語孝於必期於聖人而
後已乎於謂氏道取謂於無人



